

張宗昌外傳(八)

戚宜君

長腿督辦督魯點滴

張宗昌督魯時期是北洋政府的實力派人物，花邊新聞之多，無出其右者；對人處事之怪異作風，也往往出人意表，因而遐邇騰傳，婦孺皆知。如今，我們在戲劇或影視中所看到的軍閥大帥，十之八九影射的就是他。

「長腿督辦」、「狗肉將軍」、「三不知督軍」、「張大帥」等綽號，指的都是張宗昌。「長腿督辦」即是因為他身高腿長而得名；另外還有一種說法是形容他打仗跑得快，戰勝時追得快，戰敗時也溜得快。「狗肉將軍」也有兩種說法，其一是說他喜歡吃狗肉，據說狗見了張宗昌，挾起尾巴就跑，更不敢對着他「汪汪」亂叫了；廣東人有句話：「狗肉滾三滾，神仙坐不穩。」其味道之美，連神仙也會垂涎三尺，而坐立不穩，何況凡夫俗子！另外，廣東人稱「牌九」為「三六九」，其中的「九」字讀成「狗」字音，張宗昌嗜賭如命，尤喜一翻兩瞪眼的牌九，北方人稱賭牌九的「推莊者」為「吃狗肉的」，張宗昌每賭牌九必推莊，十次有九次都要大輸特輸，「

狗肉將軍」的綽號便因此不脛而走。至於「三不知督軍」我把他稱之謂「五不知糊塗蛋」，業已詳加交代，此處不再贅述。說到「張大帥」，可以說是尊稱也可以說是諛語，當時張作霖已晉級為「張老帥」了，其子為「少帥」，「張大帥」的稱號剛好留給了張宗昌，和他親近一點的都稱他為「效帥」，這是根據他的字叫「效坤」而來。一般人心目中的張大帥，想必諛語的成份比尊敬成份要大得多呢！此外，老毛子稱他為「張爸爸」，受其荼毒的人又稱他為「殺人魔王」或「放銃的小子」等，林林總總，不一而足。

張宗昌督魯三年，驕奢淫佚，胡作非為的作風盡人皆知，但其純孝義烈，率直憨厚的個性，亦不乏雋言妙行；世人向以隱惡揚善相互惕勵，而對張宗昌則隱善揚惡，使後世難窺其真正之面貌，即使其有九分「惡」，也還有一分「善」，此處臆學他督魯時期的點點滴滴，意在保存其真相，聊為治史者之參考，並資一般人茶餘飯後之談助耳！

大砲轟天祈雨

十八世紀初年，農田水利不像今日之發達，尤其北中國的黃土平原上，完全是停留在靠天吃飯的階段，諺語有云：「麥蓋三床被，頭枕饑餓睡。」意思是說臘盡春回之際，如果接連落上三場大雪，等到天暖雪溶，麥苗得到了充足的水份滋潤，必然豐收可卜，也就可以不愁挨餓了。另外，還有「春雨貴似油，吃飽不用愁。」以及「有錢難買五月旱，六月連陰吃飽飯。」則是說明春雨十分重要，等到端午節過後，田裡的麥子要收割了，就需要強烈的陽光而不必再下雨了。待至麥子收割完畢，農人們忙着耕耘田地，播種秋禾，又需要豐沛的雨量來幫助種籽發芽茁長了。有時要雨、有時要晴，必須恰到好處，才能適合莊稼的生長，倘若風不調、雨不順，由裡收成不好，一切的問題便隨之而起矣！

敲鑼打鼓，成羣結隊的到處求神拜佛，祈求上蒼普降甘霖。

張宗昌在督署裡氣急敗壞的謂左右道：

「玉皇爺爺本姓張，不該難為俺張宗昌，三天之內不下雨，先扒了龍王廟，再用大砲轟他娘！」

光在督署嚷嚷也無濟於事，於是，吩咐備車，說是要到龍王廟拈香求雨。

老百姓聽到了消息，紛紛趕到龍王廟去，爭觀張督辦祈雨的實況；只見他既不燒香，也不跪拜，氣呼呼的走到龍王神像之前，左右開弓的打了龍王爺幾巴掌，嘴裡還不乾不淨的說：

「操你妹子的！你不下雨，害得俺山東老百姓好苦！限你三天之內下雨，如若不然，不把你這個廟扒了就是舅子！」

打完了也罵完了，一陣風似地登車而去，這廂善男信女，都嚇得魂不附體，甚至有人號啕大哭，大家都激怨張長腿不該冒冒失失的唐突神靈，這下子可慘啦！怕不要大禍就要臨頭了啊！

三天限期到了，依然晴空萬里，了無雨意。於是，在千佛山頂設下祭壇，壇前一字排開九尊大砲，先禮後兵的祭拜如儀，然後，對準天空，「轟隆、轟隆！」的射擊了一百零八發砲彈，濟南全城為之驚惶失措，後來才知道，是張督辦在大砲轟天祈雨呢！

這本來是一種發洩的行爲，那裡真正能轟出雨來呢？但是，說也奇怪，霎時之間竟烏雲四合，涼風襲人，霏然下起大雨來了；不但老一輩的山東人都知道這件事，報紙上也都競相刊載他這種奇異的「祈雨術」呢！

不止是大砲轟天祈雨傳為奇聞，在張宗昌和西北軍作戰時，適逢霖雨霏霏，道路泥濘不堪，輜重車輪陷入淖沼不能行動，士兵不堪其苦，免不了就開罵道：

「媽得×的張宗昌，天不下雨他拿砲轟，現在下雨得無法走，他龜兒子也沒有辦法了！」

碰巧張宗昌打從旁邊經過，聽得一清二楚，本待發作却給褚玉璞拉走了；回到了指揮部，又來了一次大砲轟天，居然又把連綿的陰雨天給轟晴了，他曾經笑哈哈對左右說：

「諸葛亮能祭東風，俺張宗昌也能轟出太陽來！」

變改批示不予追究

張宗昌喜歡擴充實力，像韓信用兵一樣，多益善；不論是散兵游勇，敗軍敵將，甚至是綠林莽漢和宵小之徒，只要是願意追隨他的，均來者不拒。

一日，有一羣雜牌隊伍前來投效，爲了安頓他們，先撥給籌辦費一萬大洋，該領隊頭目居然異想天開，在「一」字上加了一豎，而變成了「十萬大洋」，持往軍需處領錢時，被發覺有異，經過請示，張宗昌竟點頭稱是，終以十萬元付之。

事後，張宗昌召見此領隊頭目時，拍拍他的肩膀說：

「老弟啊！你幸虧只添上了一豎，倘若添上兩豎，不就變成了二十萬了麼？軍需處可能還無法應付呢！錢嘛！咱們以後有的是，但你老弟可

得好好幹哪！」

這個領隊頭目既慚愧又感激，從此以後，竭力報效，攻克南口之役，奮勵無前，立下了很大的功勞，而且，還解救過張宗昌危難，在直魯聯軍瓦解以後，仍然追隨左右而不忍遠離呢！此事雖不足爲訓，由此可見昔日軍閥自亦有他領導的辦法，在那個年代還真管用的啊！

犒賞恤助漫無章法

張宗昌豪爽大度，頗能體貼人情，每至部隊巡視，看見表現出衆的部屬，或遇到生病及有困難的士兵，除了慰勉以外，必定手往口袋裡一掏，不管掏出來多少錢，向來不數數目；部屬全憑運氣，有的獲賞豐厚，有的則所得有限，有的却碰上張宗昌口袋掏空了，一文錢也得不到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張宗昌常常十分歉意的說：

「唔！口袋空了，真是對不住你呀！下次吧！」

有一次外出時，途中遇到一位婦人披頭散髮，攜兒帶女，跪在道旁，痛哭流涕的訴說她的丈夫是大帥部下的營長，在徐州拒敵時陣亡，遺下一家數口嗷嗷待哺，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要求予以救濟。

張宗昌下車好言撫慰，立即命隨從發給她二千大洋，按照當時的價值，可以買一所四合院房子而有餘，事後幕僚們向他建議：

「大帥統兵太多，以後類此事件，似宜責成有關部門詳查是否屬實，庶幾可避免冒充欺騙之失。」

「人如果不是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，誰肯做出這樣出醜丟臉的事來？」張宗昌不以爲然的繼續說：「婦道人家，拖着兒女，在大街上拋頭露面，想必是情非得已，俺怎好忍心疑之查之，究之詰之耶？再說往返調查，要費多少時日，等到簽呈批示以後，恐怕他們全家早就餓扁了。假如，你的太太也願意來這麼一手，我也照給不誤，你幹不幹？」

該幕僚無話可說，只好快快而退。

包辦副官娶老婆

隨侍張宗昌身邊的有三種身份的人，一類是幕僚人員，一類是副官，一類是馬弁衛兵。

幕僚也就是今日的參謀人員，有的是文人，有的是武職，張宗昌對於文人屬下非常客氣，對於武職部屬則動輒疾言厲色。副官又有大小之分，大副官掌管機要，神氣活現，小副官跑前跟後，吃苦受累；有時副官的大小又要以他是否善伺其意，得寵與否而定，並不一定在乎階級的大小。至於馬弁衛兵，就是那一批身體魁梧健壯，揹着盒子砲耀武揚威的人，一個個都被視同子弟，愛護有加。

有一個追隨張宗昌多年的副官，一向勤慎耐勞，頗能得到他的歡心。有一段時間，那副官忽然失魂落魄的鬱鬱不樂，辦什麼事兒，都慢吞吞的提不起勁來，張宗昌心知有異，便詰問他有什麼事情不能解決，那副官支支吾吾，不肯把實情坦誠相告；張只好詢問其他副官，才知道那副官正在熱戀一個妓女，老鴉非三千大洋不肯放手

，那副官一時之間又湊不出這個數目，因而急得團團轉，在張宗昌面前又不便明講，遂愛悶在心，舉止均失去了常態。

在張宗昌眼裡，三千元不過是小事一件，於是，把那副官找了來說：

「你要娶那婊子，三千元由我負責，可是，那娘們願不願意跟你，非得由我親自問明不可，你若是仗勢欺人，俺可不幹！而且，這個女人究竟上不上得了檯面，俺也要親眼看看，否則，你將來混大了，她怎麼配得上你呢！」

那副官把那個名叫小紅的姑娘，帶來給大帥碰頭，張宗昌一看頭是頭，脚是脚，身材面貌也都過得去，舉止態度倒也頗有分寸，配那副官嘛，已經是綽綽有餘了。張宗昌不但給了三千元贖身費用，另外一應結婚開銷均答應了下來，就像替兒子討媳婦一樣包辦了一切。

賑濟報人出手大方

薛大可可是張宗昌的賭友之一，張宗昌輸贏都不小氣，薛大可亦有「寧可褲帶輸光，誓不帶一文回家」之癖，兩人時相過從，乃至不拘形迹的地步。

薛大可也就是薛子奇，辦了一份「黃報」，在文化界也頗有一點名氣，因為經費拮据，特地跑到濟南想募些基金，那天正好碰上楊度、王紹先、章士釗也在座，張宗昌正豪興大發的請這些名流品評他的性格作爲，能够比得上那個古人，爲了避免相互影響，大家都把自己的意見寫在紙條上，在座各人有恭維的，也有欲捧故抑的，只

見薛大可寫的是：「可比張翼德，粗中有細。」張宗昌哈哈大笑道：「子奇真知我也！」薛大可趁着他高興，說了前來濟南籌募基金之意。

張問需要多少？薛大可說：

「三萬五萬不爲少，十萬八萬不爲多。」

張宗昌正經八百的說：

「子奇，你賭起錢來很豪邁，怎麼着，辦起正經事兒來怎麼又如此小家子氣？十萬八萬够得幹啥？我給你吧！省下下次又得來麻煩！」

說罷進入內室，一會兒出來交給薛子奇一大捲公債券，薛接過來一看總數是三十萬，公債券在當時非常吃香，可以立即變成現金。薛子奇走了以後，王紹先問說：

「你不是最恨辦報的嗎？怎的對這人痛快如此！」

張宗昌答：

「你是指俺槍斃林白水這檔子事嗎？當時薛子奇爲他說情，俺已經答應了，却沒有兌現，心裡老是過意不去呢！」

賣官鬻爵不成體統

張宗昌督魯期間，對於聚財一道，無所不用其極，除了苛捐雜稅、濫發鈔票、鑄造金幣，猛向北廷要錢而外，更賣官鬻爵，視官職爲生財的工具；按職位之大小，轄區之富庶與貧瘠訂定價碼，真是胡作非爲，不成體統。

清代末季，盛行捐納之風，有錢之後，如果想要有勢，花費一批銀錢，便可獲得一個官銜，張宗昌把這種辦法承襲了下來，並且運用得更爲

純熟而徹底，他責成政務處公開訂出價格，只要出得起價錢，管他張三李四，都可以獲得派令，如期走馬上任。

當時山東省流行兩句話說：「督辦公署面南開，要想當官拿錢來。」錢多官大，錢少官小，大縣縣長非五萬元莫辦，中等縣份也得四萬元，至於偏僻小縣嘛，三萬元即可到手；其他次一等的官職，則視所掌業務之狀況，而有「肥缺」或「疲缺」之分，當然價錢也就不盡相同。

一年為期，期滿解職，如想連任，必須辦理「交款連任」手續，否則，便要捲舖蓋走路；光是有錢，有時也不一定能夠如願以償，還須找關係，走門路，才能搭得上線。試想：這種花錢買了來的官位，而且，任期只有一年，蒞任之後莫不抓緊機會，大事搜刮一番而去；地方建設也者，根本無暇顧及，行政工作的良窳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抓派不分大鬧笑話

賈官鬻爵只是對一般人的辦法，鄉親前來投效，或是有力人士介紹前來的人，不花一文錢，照樣可以謀得一枝之棲；由於這些人直接找上了張宗昌，而張識字有限，對文字運用又欠純熟，因而便開出了許多笑話。

南口之戰的前夕，從掖縣來了一批鄉親，張宗昌正準備出征打仗，祇是寒暄了一番便下手諭云：「全派執法處。」大夥鄉親送出了辦公室以後，張宗昌正大馬金刀的坐在椅子上，與左右人等計議作戰事宜，外面送進來一封黑龍江吳大帥

的來信，秘書拆開看了以後，向張宗昌報告說：「吳大帥介紹來一個名叫賀得功的學生，前來投效，請效帥賞個差使！」

張宗昌一聽是吳俊陞介紹來的人，立即站了起來說：

「吳大帥是俺的老長官，必須馬上就辦，但不知他學的是那一門啊！」

秘書答說是學法律的。張宗昌說：

「好吧！就派他到軍法處！」

於是提筆在信末批云：「抓往軍法處。」

過了幾天，大軍就要出發了，李景林又介紹了一個人來，說是在日本學軍事的，剛剛學成返國，想追隨效帥大展鴻圖；張宗昌非常高興，因為戎馬倥傯，無暇多問，就下了一張條子交給秘書長，條子上寫着：「許惠川一員，即抓憲兵團。」秘書長心想：「這個人大概有問題吧！」張宗昌已經匆匆離開了濟南，生怕有所閃失，便不由分說的把許惠川抓到了憲兵團看管起來。

等到南口之戰得勝而回，張宗昌忽然想起先前派職的一些人，何以都未見前來「謝委」，接着副官長前來報告說囑押在執法處的掖縣鄉親們，整天大吵大鬧的不可開交，請示大帥如何處理；緊跟着聞報李景林前來拜訪，張宗昌一迭連聲的高喊：「有請！有請！」

李景林說明此行只是路過，順道來看看老朋友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兒，祇不過聽說黑龍江吳大帥對張督辦有些個誤會，說是做了山東督辦，連老長官都不認了，介紹了一個人，如果不方便安插也沒有關係，羈押了起來就使他面子上太

過不去了。

李景林繼續說：

「在下也介紹了一個人來，聽說你還要槍斃他呢！再怎麼說他也沒有犯了死罪啊！」

張宗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，不知如何回答才是，立刻把副官長李子清找了來，命令他立刻去查清楚，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；過了不久，事情全明白了，原來張宗昌出征之前，匆匆忙的寫下的三張條子是：「全派執法處。」「抓往軍法處。」許惠川一員原擬是「即派憲兵團」，也寫成「即抓憲兵團」了。

張宗昌氣得吹鬍子瞪眼睛，李景林內心暗自好笑，坐在一旁悶聲不吭，看看這個張老粗如何善其後；只見他陸續把政務處長、秘書長都找了來，吩咐把掖縣鄉親火速分別派職，大小也給他們個官兒做做；接着又把賀得功和許惠川找了來，張宗昌眼看他們那副狼狽模樣，不覺笑了起來，打着哈哈說：

「算你兩個倒楣，從現在起，賀得功就是軍法處長了，許惠川去當憲兵團長吧！」張回過頭來對李景林說：「這下子你總該滿意了吧！」

小鳥吃麥餅

張宗昌打麻將的「小鳥吃麥餅」，是盡人皆知的趣事，大意是說他有一次與賭友舉行「方城之戰」，因為手氣不佳，老是起不上好牌，忽然在一局中，張時來運轉滿手都是清一色的「條子」，單吊一條「停和」，他人也曉得了他是單吊一條，所以始終扣住不放，而他本人也自摸不着

，剛好他的下手是清一色的「餅子」，和一、四餅「滿貫」，張亦心裡有數，其時，有人打出一張一餅，張情急智生，乃大聲叫「和」，並聲音這是「大滿貫」。

有人便說：

「教師！你搞錯了吧！你吊的是一條，怎麼能和一餅呢？」

「唉呀呀！怎麼不能和，而且，還要加一番呢！」張指着一條牌面上的小麻雀花紋說：「這叫做『小鳥吃麥餅』啊！」

大家畏於他的勢力，何況又是交際麻將，遂不加深究，嘻嘻哈哈的把籌碼如數照付。又過了兩圈，在座某人亦如法炮製，把一餅當成一條牌，張力言不可，衆問何故？張說：

「小麻雀肚子不大，剛才啄了一個餅子已經飽了，現在再也吃不下了，所以他的牌不能和。」

權勢薰天的軍閥們，就是這樣的唯我獨尊和蠻不講理。

其實是否真有其事，頗令人值得懷疑，第一，張宗昌賭博非常乾脆，動輒輸個精光，連眉頭也不皺一下；雖然，在其他方面想盡了方法斂財，但在牌桌上却十分慷慨，「輸打贏要」的作法他根本不屑爲之，「死皮要賴」他更覺得是丟人現眼的事兒。年輕時就能一擲千金、萬金，甚至一夜之間把部下三個月的餉銀都輸光了，仍然毫不在乎，豈有開府封疆之後，有花不完、也不知數的金錢時，會來要賴？第二，打麻將慢條斯理，從前在北方，大多是文人及婦女長日無俚才樂

此不疲；市井小民或粗魯的人物，大都熱衷於乾淨俐落的「牌九」，雲那之間便分出輸贏才過癮；張宗昌是個粗人，根本懶得坐下來窮磨菇。第三，賭博講求的是「賭刁不賭賴」，「賭精不賭詐」，而且能和張宗昌同桌打牌的人，不是他的幕友便是有點氣候的士紳，他更犯不上在他們面前出醜丟臉。

另有一種說法是山東省的麻將有很多名堂，有所謂「親兄弟」、「兩頭掙」、「亮一張」、「王八戴眼鏡」以及「小鳥吃麥餅」等；合理的推測是：張宗昌以前只賭牌九不打麻將，開府濟南以後，因爲身份不同了，再不好整天蹲在地下或是腳踏在椅子上，大聲吆喝的賭牌九啦，有時賭癮發作，便同幕友打打麻將；在楊宇霆南下就職時，張宗昌曾經出兵助威，骨子裡却是坐了花車到江南去玩，重溫秦淮煙雨與十里洋場的舊夢，「小鳥吃麥餅」便是在滬上發生的。

滬上亨字輩的人物，整天陪着張宗昌酒食徵逐，以及週旋於衆香國中和賭桌上，衆人聽說他學會了打麻將，於是，便陪着他進行「築城之戲」；他的牌藝平平，大家反正是要他高興，該和的時候也故意不和，那副官帶足了花花綠綠的鈔票，把一個揹袋塞得鼓繃繃的，都派不上用場，「小鳥吃麥餅」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發生的，張宗昌認爲和的理直氣壯，在座諸人也不加深究，此事傳揚了出去，反而成了趣聞。

白吃白拿怨聲載道

從清代開國到民初軍閥，大都對「三國志」

非常欣賞，張宗昌更以張飛自命，他的部隊軍歌有：「三國中有個曹阿瞞，親自去出征，領人馬八十擔三萬！」以及「三國戰將勇，首推趙子龍，長坂坡前稱英雄；還有那張翼德，當陽橋上橫，喝斷了橋樑兩三孔！」內容都是「三國志」上的故事。

除了數不清的部隊以外，還招收了一批幼年學兵，特地在日本訂製了若干短小的步槍給他們使用，駐防濟南城郊，晨昏歌聲嘹亮，高唱：「我家有個胖娃娃，一天到晚叫呱呱，忽然來到兵營裡，立正稍息笑哈哈。」一般人均呼之謂「娃娃隊」。

張宗昌對麾下的白俄軍似乎特別優待，因爲他們個子高，吃得多，所以全係雙份餉錢，山東人稱這些白俄軍爲「老毛子」或「大鼻子」；除了操演打仗外，平日無所事事，終日酗酒狂歌，醉後洋相出盡，每於下鄉剿匪時，乘機姦淫擄掠，老百姓吃盡了苦頭。每年耶誕，白俄軍必然狂歡慶祝，曾見有人將成串的紅繡鞋圍在頸項，或掛在腰間，且歌且舞，引以爲樂。

張宗昌的部隊向來沒有如期發過兵餉，心潮或爲了激勵士氣，才不定期的發幾塊銀元，來潮或爲了激勸百姓，白吃白拿都成爲司空見慣的事兒了。每當部隊移動時，日薄西山，暮鴉投林，部隊則找一處人煙稠密的村落宿營，首先是驅使村民爲之遛馬，繼而強迫百姓家爲他們準備飯食，動輒揮舞皮帶打人，罵人更是口頭禪，所謂「打精米，罵白麵，不打不罵高粱米飯。」老百姓畏之如虎，經不住打罵，只好忍氣吞聲的把捨不

中 得吃用的大米、白麵拿出來「孝敬」他們。試想
外 這樣的部隊人數雖多，但却得不到老百姓的幫助
雜 因而，北伐軍一路北上，張宗昌便節節敗退，
煙消雲散了。

改過遷善肝膽照人

張宗昌一向對日本人沒有好感，年輕時曾經幫着俄皇打過日本人，置身通敵之後，雖也會與日本人不斷有過接觸，但基本上他對日本人，仍然是存有戒心的。

「魯軍」在日本人控制的膠濟路上車行時，沿途過站遇見日本鐵路值勤人員及日本婦女時，輒大扮鬼臉，或以猥褻動作肆意侮謾，日本人受到羞辱，亦無可如何。

對於日本人在山東開發的淄川、柅子、金嶺三大煤礦，大有壟斷民生能源之勢，山東百姓紛紛向督署請願，請收歸省營，張宗昌慨然答應，並逐步積極進行；後張宗昌因事赴天津，日本總領事來謁，談到魯省三大煤礦收歸省有一事，勸督帥務必從長計議，多方考慮其利害得失；張宗昌亦客客氣氣的說：

「多承閣下指教，自當慎重處理，此事如進行到某種程度，當預求日方之諒解。」

聽聽看，這個老粗居然學會了外交詞令。當北伐大軍渡過長江，勢如破竹的向山東挺進時，日本軍閥爲了阻撓我國統一，竟揮軍登陸青島，演成濟南慘案；時張宗昌正慌了手脚，日人不斷的在他耳邊囁咕，願助餉助械，並擬以兩個師團的兵力，換穿「魯軍」服裝，代其抵禦北

伐大軍，張宗昌急不暇擇，頗有飲鳩止渴之意。張老師聽到了消息，力斥不可與虎謀皮，張宗昌乃悟，遠與日人避不見面，引軍徐徐後退，其改過遷善，避免與日本軍閥勾搭一事，當時曾普獲佳評。

褚玉璞爲直魯聯軍副總司令，一次大勝凱歸，張宗昌出郊佇立迎候，見到褚玉璞，急忙趨前張開雙臂，把小個子的褚玉璞緊緊擁抱在懷裡，繼而把自己的上將領章剝下，重重拍着褚的肩膀說：

「這應該是你的，快掛上，你的功勞才是真正上的將呢！」

其慷慨坦誠，肝膽照人的舉措，大率類此。

生活豪華揮霍無度

張宗昌搜刮的民脂民膏，多爲其私人享用，或任意揮霍，聚斂之金錢，大部分存入大連的日本銀行，下臺後雖然被日本人侵吞了一些，但仍能維持其豪華的生活享受而不虞匱乏。

日用什物無不奢華至極，一頂貂皮帽子，便

值千餘大洋；居室天花板及木隔間糊的是花絲葛，床帳被褥與清代帝王所使用者爲同一規格；姨太太穿的是珍珠鞋，戴的是鑲鑽釵珥；每餐餚饌更是海陸雜陳，一頓飯抵得中等人家的半年開支。

每次離開督署外出，必實施「淨街」，馬路上以清水灑之，汽車前導以白俄騎兵，街上更是滿佈崗哨，荷槍實彈，背向街心，以防不測。

一般吹牛拍馬的人，圍繞在張宗昌的四週，極盡慫恿、哄騙、導誤之能事；如果說張宗昌值得咒罵，無寧是他身邊的一羣小人，更爲可恨可惡。

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四日，北平鳴兒胡同的法通寺，寺前廣場直通什剎海，人聲鼎沸，吵雜喧天，各色人等不下數千人，一齊從四面八方湧來，參加張宗昌逝世十週年祭；當時北平正淪陷於日人鐵蹄之下，且張宗昌業已死去十年，尙有如此盛會，若非其人具有足稱者，焉能獲致衆人自動自發的追念如此。這是後話，暫且打住。（未完待續）

詩聯新話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、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極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，美不勝收。

謝康博士著
定價 四元
郵撥 一四〇四號中外雜誌社